

主愛長闊高深

蒙恩後「喜好」煥然一新

得救以前，我喜歡讀小說、看電影，從古典名著到現代佳作，從回合演義到言情武俠，愛不釋手，因礙於嚴父管教，經常躲在棉被內藉著微弱的光線偷閱，以致十歲左右就患了近視眼。至於電影，只要混進電影院，就連看兩三場。但自從得救之後，興趣突變，喜歡讀經、禱告、聚會、傳福音。記得那時候，除了在主日參加教會的聚會以外，周間晚上，還與我二哥並他的同事，三個人一起有小型的家庭聚會。每次聚完會，便熱切地等待下一次的聚集。另外，除了向同學朋友們傳福音之外，還經常與二哥組隊出外傳福音，穿上「福音背心」，二哥打大鼓，我打小鼓，用硬紙板捲成話筒，沿街行進敲打喊話，吸引了一些小孩子和他們的父母親，就在各處角落裡傳起福音來，帶領了不少人相信主。記得，我在高中入學考試的前夕，還乘火車到半個鐘頭車程外的小鎮傳福音，回到家時已超過晚上十一點鐘。此外，我還喜歡閱讀屬靈書報，並作筆記，前後寫了不下萬頁的筆記，至今還保留了一些。讀聖經時，也用小字寫了很多靈感心得，寫滿了聖經的空白邊幅，又插入很薄的聖經紙筆記，直到全本聖經的厚度約有三吋。

全家愛主、事奉主

我的三位兄姊，得救之後也都非常熱心，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，一面上班、一面服事主。我大哥二十多歲，即已在「台灣火柴公司」當上了課長，但他因主的呼召，毅然不顧我父母親的反對，辭去課長職位，奉獻自己在教會中全時間事奉主。我二哥則在「台灣鐵路局」機務段任職工程師，我姊姊則當起小學教師，各自在教會中也都有份事奉。至於我的么弟，不僅課業成績優秀，高中畢業即保送台灣大學，不須經過大學入學考試。而他的愛主程度，也是當時青年信徒中的出名人物，深受教會中長輩的喜愛。後來我大哥被教會差遣，到日本開工傳福音，吸引了不少大學生，不僅信主，並且也大多成了日本眾教會的中堅分子。當時，日本的眾聖徒背後稱呼我大哥「黃旋風」，意思是說他所到之處，吹起一陣龍捲風，激動不少年輕人投身事奉。

在父親身上經歷了神蹟奇事

我父親在蒙恩之前，自幼即嗜酒如命，稍長另染上抽菸惡習，又加上得了嚴重的哮喘病，每當氣喘發作時，我都要替他揉背，減輕痛苦。而他當時所服用的哮喘西藥，據說對胰臟會產生不良的副作用。結果，就在我大哥獻身事奉主之後，有一次病發緊急送醫院，醫生檢查出是末期胰腺癌，

束手無策，告訴我母親準備後事。我母親卻跑到教會會所，找當時的一位同工郭文德，請他一起禱告。我母親蒙恩不到幾年，竟在禱告中跟主討價還價，告訴主說：「若不醫治他，就要把大兒子召回來扶養家庭，直等到小兒子長大獨立。」那時，我最小的弟弟還是小學生(大哥與么弟相差二十歲)。想不到我母親這樣幼稚的禱告，竟蒙主垂聽。我母親禱告完回到醫院，竟然發現我父親的病狀，奇蹟般的消失無蹤，醫生仔細檢查後，放他出院回家。等到二十年後，我么弟留學美國，從柏克萊研究院得到碩士畢業，我父親舊病復發，兩個月後就過世。這樣看來，我母親的禱告照她所求的，等小兒子長大獨立，便自動解除約束。

父親安詳地過世

當我父親舊病復發時，我們全家兄弟(包括唯一的姊姊)都已先後移民美國，只有我一個人帶著家眷在新加坡工作。起初我的母親和兄姊們不願驚動我，等到看情形不會拖太久，才通知我，所以我趕到美國見了父親次日，他就被主接去了。我到美國之後立即到醫院去看望他老人家，他的神智還清醒，很喜歡的向我舉手致意。次日清晨，兄長們請一位有醫病恩賜的年長同工安得烈，來替我父親接手禱告。就在我的兄長們送安老弟兄回去的途中，醫院裡僅剩下我的母親和我兩個人，我們坐在病床的兩旁椅子上，各抓住父親的一隻手。看著他的肚子因積水腫得很大，每隔一兩個鐘頭便要打嗎啡針止痛。我輕聲地跟我母親說：「媽媽，您看主在二十年前已經聽了您的禱告，現在再繼續求醫治，恐怕不是主的意思，只會延長他的痛苦。好不好請您禱告說，若是神的旨意要現在就接他去，我不再掙扎，完全交託給主。」我的母親就照樣禱告了一遍，剛結束她的禱告，只聽見我父親的喉嚨裡咯咯兩聲，我趕緊去找醫生來看，發現已經斷氣了。父親生病期間，母親一直在醫院裡陪伴他。母親告訴我，有一天，父親叫她多拿一床棉被，因為他看見有兩個穿白衣的人睡在他的兩旁，但我母親並沒有看見那兩人，是否真的有天使來接他，或者他老人家神智不清，則不得而知。

斷然離開優厚的待遇開始新生活

父親過世之後，我決定舉家移民美國。那時我在新加坡一家工廠擔任生產計劃和品管經理。公司在七英哩 **Bukitima** 租了一棟兩層樓的洋房給我們一家五口住，每天上下班都有汽車和司機接送，待遇相當優厚。但是為了孩子們的未來，忍痛放棄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，舉家遷來美國。1976年初，我們一下飛機，就在舊金山機場，獲得了美國綠卡居留權。將近四十歲，在人、地陌生的國家，開始新生活，我的英語又不太靈光，其間的艱辛奮鬥，若非主的看顧與安慰，實在難以忍受，這是後話。